



外教社 走近经典 日语阅读系列

主编 谭晶华

樋口一葉

作品选

注译：曾峻梅

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
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
W 外教社

外教社 走近经典 日语阅读系列

主编 谭晶华

樋口一葉

作品选

注译：曾峻梅

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
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

W
外教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樋口一叶作品选:日汉对照/曾峻梅注译. —上海:
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, 2011
(外教社“走近经典”日语阅读系列)
ISBN 978-7-5446-2026-0

I. 樋… II. ①曾… III. ①日语—汉语—对照读物
②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日本—近代 IV. ①H369.4:I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80685 号

出版发行: **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**

(上海外国语大学内) 邮编: 200083

电 话: 021-65425300 (总机)

电子邮箱: bookinfo@sflep.com.cn

网 址: <http://www.sflep.com.cn> <http://www.sflep.com>

责任编辑: 应 允

印 刷: 同济大学印刷厂

开 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 6.25 字数 145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3 100 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5446-2026-0 / I · 0163

定 价: 18.00 元

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向本社调换

导读

平生心事许谁知——樋口一叶的文学与人生

樋口一叶（一八七二——一八九六）是第一位载入日本近代文学史的女作家。她被比作明治文坛的一颗「彗星」，光芒乍现，倏然陨落。然而，她的文学保持了长久的生命力，小说《青梅竹马》、《浊流》成为历代读者爱重的经典。

明治二十年代，近代文学方兴未艾。受到俄罗斯文学滋养和启迪的二叶亭四迷，运用心理描写的手法创作了第一部口语体小说《浮云》。留德归国的森鸥外根据亲身经历写出了浪漫主义小说《舞姬》。但是，占据文坛主流的仍然是「戏作」文学——一种继承了江户文学水脉的、以劝善惩恶的价值观为核心的游戏性文学。与同辈作家相比，一叶没有接受系统的西式教育，而是在私塾中建立了古典文学方面的修养。这一时期，坪内逍遙所倡导的写实主义文学理念逐步深入人心，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交汇碰撞成为一叶文学诞生的契机。

一叶的代表作首推《青梅竹马》。发表之初，文坛重镇森鸥外在《三人冗语》中说：「哪怕被世人讥为一叶崇拜，我还是要毫不吝惜地赠与她「真正的诗人」的称号。」森鸥外着眼于一叶文学的抒情性，他的赞语使一叶广受关注。后人评价一叶时，往往将她与同时代的作家森鸥外、尾崎红叶、幸田露伴相提并论。一九〇八年田山花袋在《近代三十六文豪》中写道：「吾人大胆放言，女史同时代者，声名盖世如红叶露伴，必不敌时代潮流，沦为过去之人，未几消逝。女史则经得起反复品读。」时隔半个世纪，中村光夫在《日本近代小说》中又进行了类似的比较：「即使现在重读一叶的作品，在古风的文体中，仍然感受到某种异乎寻常的灵魂燃烧，那是红叶、露伴，甚

一叶成名伊始，与若松贱子、小金井喜美子、田边花圃等人一起被称为「闺秀作家」。当时文坛形成不久，女作家屈指可数，大多出身名门。「闺秀」之称对一叶来说具有复杂的意味。在「闺秀」云集的歌塾中她曾是一个寒微的另类。她固守着文学梦，想以多才之笔撑起一个没落的士族之家。「糊口的文学」虽然没有带来物质保障，但是其中的挫折和日后开店经历磨炼了她的意志，使她实现了认识世界的升华，开启了属于自己的艺术之门。这是「闺秀」的地位和生活所无法给予她的财富。名列「闺秀作家」，一叶反应冷淡。她在日记中言辞激烈地说：「访问我的人中，十之八九只是关心对方是个妇女，为了好奇而来……他们所写的评论没什么价值，作品有缺点也看不见，有优点也不能具体地提出来。」这里显示出她的自负和女性意识的觉醒。

一叶身后有大量日记行世，文学价值堪与小说媲美。日记记录了她的生活道路和对文学的追求，折射出孤独凄绝的内心世界。蜚声文坛之际，她写道：「没有一个人堪称朋友，没有一个知己，好像孤零零地投生在世上。」由此反观一叶笔下的人物，要么是孤儿，要么怀着孤儿般的心情，湮没在明治社会的市井里巷。他们与一叶之间有着某种血脉关系，使一叶的小说生动鲜活，历久弥新。

樋口一叶原名奈津、夏子，生于明治初期的东京，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。父亲义则出身山梨县农家，安政年间与母亲多喜出奔江户。义则在幕府当差，明治维新前夕买了一个武士身份。多喜在将军的家臣稻叶家当乳母。维新以后，义则转任东京府小吏。一叶出生时，樋口家已经跻身「士族」行列，不久购置土地、私宅，过上了团圆安乐的日子。

江户时代日本社会由上到下分为士、农、工、商四个身份等级，身份世袭，不可改变。明治以

后虽然废除了这种身份制度，仍然分为华族、士族、平民三个阶层。华族包括贵族世家以及明治维新的功臣，是拥有爵位的特权阶层，约占总人口的0.1%。士族为明治维新前诸藩的武士，法律上不享有特权，约占总人口的四·九%。其余人口为平民。在明治维新前后的动荡时期，义则和多喜靠空手打拼获得了士族地位，由此建立了强烈的荣誉感，这对一叶产生了终生影响。童年时代，她爱读江户后期的连环画小说，憧憬着英雄豪杰、仁侠志士。她在日记中写道：「九岁的时候，想到自己将平平庸庸度过此生，只觉得可悲可叹，一心盼望着像淡竹一般节节向上」。

一叶从小聪慧好学，成绩优秀，深得父亲宠爱。但是小学尚未毕业就在母亲的坚持下退学回家，学习家务。一叶为此伤心欲绝。这一年正值鹿鸣馆落成，欧化思潮达到顶峰，一叶却与西式教育失之交臂。

父亲义则对一叶的才能寄予厚望，十五岁时送她进了歌塾「萩舍」。「萩舍」是皇族、华族家小姐夫人修习和歌才艺的地方，一叶感到了身份、经济状况的巨大差距。当时樋口家日渐衰落，一叶在歌塾里一半处于帮佣的地位，她以「旧衣」为题在日记中感叹自己「家贫身拙」。但是，和歌方面的出众才华使她得以维持「士族女儿」的自尊心。

在「萩舍」的经历对一叶的创作生涯具有深远影响。关良一认为，一叶的小说构思大多来自和歌的「题咏」。比如《青梅竹马》的题名直译是「比个子」，出自《伊势物语》中的两首和歌。这是一对青年男女的唱和，回忆两小无猜的情景，互诉衷曲。原作的意象很好地烘托了信如与美登利之间的朦胧情愫。除了和歌，一叶在「萩舍」还学习了《枕草子》、《源氏物语》、《徒然草》等作品，使她具备了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。菅聪子指出，古典文学的韵律是一种潜移默化地身体感觉，促使一叶形成了雅俗混合的文体。这种文体穿越时代界限，立体地展示了近代明治社会的多层次性，某种程度上比言文一致体更具表现力。

一八八五年，坪内逍遙发表了《小说神髓》，反对劝善惩恶的功利主义文学观，倡导以心理描写为中心的写实主义，指出了文学发展的方向。随着教育制度的确立，读者群日益扩大，印刷技术突飞猛进，近代的出版机构也成长起来。一叶能够接触到这个崭新的世界首先得益于「菽舍」的同门田边花圃。花圃比一叶年长四岁，受到坪内逍遙赏识，以小说《藪之莺》步入文坛。花圃的成功刺激了一叶的文学梦，她立志当一名小说家，实现儿时奋发向上的理想。同时，花圃得到的稿费也是一叶心动的原因。家境窘迫，她期盼着一份物质保障。一叶师从半井桃水以后，花圃再次发挥了影响力。她劝说一叶离开桃水，把一叶介绍给核心文艺杂志《都花》、浪漫主义文学阵地《文学界》，这些杂志成为一叶作品提高的阶梯。

二

一八九一年一叶写下了立志的习作《一株枯芒》。经人介绍，她拜半井桃水为师。桃水是朝日新闻社旗下的作家，他的「戏作」式小说注重情节、结构方面的趣味性。桃水的写作风格并不适合一叶，起初他也不赞成一叶的想法，他以为写小说男子尚不足以养家糊口，何况一个弱女子。但是，一叶的困境和决心打动了桃水。当时，一叶经历了长兄夭折、父亲破产和病故，父亲生前为她订立的婚约也被毁弃。次兄早年离家，已另立门户。一叶继承了樋口家的户主地位，担负起赡养母亲、照顾妹妹的责任。母女三人以浆洗、缝纫为生，还得偿还债务。这一年「一叶」的笔名出现在她的日记中。

「一叶」一词出自达摩渡海的典故。传说禅宗始祖达摩乘一叶芦苇渡海，从印度来到中国，旅途中失去手脚。达摩无足，故日语中「达摩」也指「不倒翁」。「足」在日语中还有钱的意思，「无足」便是没钱，这个笔名暗含了对贫困生活的自嘲。此后，一叶常把自己的人生比作「不倒翁」、「一叶扁舟」。开杂货店时，她在日记中写道：「尘世好像放在木架上的不倒翁，倒也罢，立也罢，都由不

得自己，只好把运气交给造化。」登上文坛时，她说自己像「一条小船漂进了激流，没给暗礁撞翻之前是不能往回拨舵的。」这里表现出她的孤独无助，又有一种毅然面对世间风浪的豪气和达观。

一叶小说中描写的恋爱几乎都是单恋、分离，折射出她对桃水的感情。桃水曾尽力指导一叶，创办杂志《武藏野》，为一叶提供发表的机会。当时，一叶虽然写出了处女作《暗樱》等作品，对创作依然很迷茫。苦苦求索的同时，她在日记中记录了纠结的暗恋。桃水失偶独居，抚养着一个大家庭。一叶也是一家之长。根据明治时代的法律，男户主不能入赘，女户主不能出嫁。一叶把对桃水的感情作为慰藉，日后的小说《雪日》、《浊流》都有桃水的影子。不久「菽舍」中起了流言，为了顾全士族家庭的体面，一叶接受母亲和师友的劝告，忍痛与桃水绝交。

一叶在《武藏野》上发表了《暗樱》、《吊袖带》、《梅雨》三篇小说。这些作品都是才子佳人题材，在古典文学修养的基础上构思而成。处女作《暗樱》描写了一对比邻而居、同饮一井水长大的少男少女。少女情窦初开，少年却浑然不觉，少女在暗恋中香销玉殒。结尾处樱花随暮色四散飘零，寺庙钟声袅袅。这里承袭了《新古今和歌集》中能因法师「山村春将暮，花落入相钟」的歌意。古典文学中把情思昏乱比作「心中暗夜」或「黑路迷途」。一叶早期曾作恋歌「若问迷途一片情，暗路黑如射干子」，这正是《暗樱》题意所在。根据桥本威的研究，一叶在创作和歌时沿用了古典文学的题材、意象和表现手法，这类和歌转而成为小说创作的源泉。一叶有时还把已完成的小说咏进和歌。「无风檐头樱，缤纷暮色中」就是《暗樱》之后所作。

三

一叶在初期创作中开始形成自己的文体、方法和主题。但是，作品整体上处于古典文学翻版的水平，缺乏灵魂和创意，乏人问津。一八九二年年底，一叶在《都花》杂志发表《埋没》，成为她文学生涯的转折点。

《埋没》以一叶的次兄虎之助为原型，塑造了一个怀才不遇、愤世嫉俗的陶工形象。主人公入江赖三痴迷于陶艺，不肯谀世，与妹妹阿蝶过着赤贫的生活。赖三幻想自己的艺术得到真正的赏识，不幸落入骗子圈套，最后愤而砸碎了凝结毕生心血的杰作——一对花瓶。《埋没》引起《文学界》创始人星野天知的关注，他称赞这篇小说立意雄壮，「令人疑其出自妇人笔下」。另一同人平田秃木指出，《埋没》受到了幸田露伴《风流佛》的影响。《埋没》充满艺术至上的理想主义色彩，有露伴影响的痕迹，也有一叶自身的奋斗和追求。至此，一叶的文学突破了风花雪月的模式，向现实迈进一大步。

一叶开始创作的时期正值国粹主义盛行。当时明治宪法已经颁布，日本社会转而批判鹿鸣馆时代的欧化主义，强调保存本民族文化精髓。文坛相应出现了回归古典的潮流。尾崎红叶、幸田露伴是最受欢迎的作家。他们在坪内逍遙的影响下，重新发现了江戸时代作家井原西鹤，从西鹤的作品中汲取写实灵感。红叶采用文白混合的文体，偏重世态人情描写。露伴则创造了和汉相揉的文体，表现手工匠人献身艺术的理想和艺术的永恒。置身于「红露时代」，对具有古典文学修养的一叶来说可谓生逢其时。较之红叶作品的小市民倾向，她更钦佩露伴文学的品格。露伴笔下的人物往往性情乖张，时运不济却怀着高迈的理想，在艺术的道路上一坚韧不拔，以作品的完成达到精神升华的极致。这种求道悟道的热忱，使一叶产生了强烈共鸣，她的文学由此涵养出一股昂然的气韵。

一八九二年岁末，《文学界》正处于筹备阶段。平田秃木、星野天知对露伴的浪漫主义文风十分推崇，因而注意到一叶的《埋没》。星野天知通过田边花圃邀请一叶为《文学界》写稿。次年三月平田秃木来访，《雪日》在《文学界》第三期发表。一叶由此结识了马场孤蝶、川上眉山、上田敏、岛崎藤村等文学青年。两年后，一叶以《文学界》为园地发表了《暗夜》、《大年夜》、《青梅竹

马》等重要作品，在文学史上留下一段辉煌。

与《文学界》同人的交往对一叶文学的成熟具有很大意义。《文学界》是反主流文坛的同人杂志，最初以北村透谷为精神领袖，成为基督教影响下的西欧浪漫主义文学阵地。《文学界》的功绩以透谷的评论、一叶的小说和藤村的诗作为代表。《文学界》同人都是接受了西式教育的高中生、大学生，对传统的人生观、道德观深感不满，主张重视个人的内心需求。他们以恋爱和艺术之美作为人生最高理想，孜孜以求，又时常陷入苦恼。他们所具有的近代文学精神，对明治社会的批判态度使一叶受到早期浪漫主义的启发。

四

《埋没》给一叶带来了转机，然而生活与创作的矛盾更加尖锐起来。《埋没》之后半年，一叶只发表了《晓月夜》、《雪日》。零星的稿费解决不了燃眉之急，她在日记中说：「家境越来越贫困，现在已经找不到一个借钱的地方了。」母亲催促她趁着有人买快点写，不必苛求。书商提出迎合读者的种种要求，使她陷入困惑。一八九三年六月《都花》停刊，一叶决定告别「糊口的文学」。她写下这样一段宣言：

人无恒产则无恒心。就算游手好闲憧憬着花月，没有柴米油盐不能终其天年。而且，文学不该用来糊口。写文章应该听凭思绪驰骋，兴之所至，挥笔而就。我下决定心，今后不再走文学糊口的道路，宁可流着汗打算盘做生意。

一八九三年七月，一叶带着母亲和妹妹搬到下谷龙泉寺町，典当衣物，凑钱开了一家杂货店。母亲快快乐乐。江戸时代商人社会地位低下，为武士阶层所不齿。明治以后士族纷纷失

业，另觅生路的过程中屡遭失败，士族经商沦为笑谈。一叶劝说母亲放下士族的架子，以谋生为先，但是内心极度伤感。樋口家从前居住的本乡区、神田区属于中产街区。下谷龙泉寺町靠近隅田川，地势低洼，是下层民众聚居的老街，又是妓馆区。一叶租了一处廉价的房子，一半开店，一半住人，周围环境嘈杂，蚊虫肆虐。一叶怀念着桃水造访过的旧居，感到落魄的悲哀。想到桃水会认为自己「堕落到浊流中」，她「烦闷得不能合眼」。这一时期的日记被命名为「尘中」、「尘中日记」。日记中记录了她的感悟和悲愤：

……古歌里有这样的词句：「穷途潦倒，泪湿衫袖，方知人心。」这句话一点不差。过去生活不困难的时候，我以为人都是有情义的，世道是永远不变的。然而人生为什么行路难呢？原因就在于人情反复无常。当父兄在世时所看见的人，和落魄了的现在所看见的人，从表面上看他们都没有变，但是如果看他们的心，就好像换了一个朝代似的……樋口家如今只剩了两个姑娘，难道她们没有骨头吗？没有肠子吗？我在真理面前会变成驯顺的绵羊，但在仇人面前是决不会逃跑的。

移居龙泉寺町的经历决定了一叶创作生涯的成败。小店隔壁住着人力车夫，周围有酒肆、米铺、文具店、染坊、伞店，五花八门。一叶忙着筹款、进货、与各色人等打交道，这使她抛开以往的矜持和拘谨，深入到社会底层，养成了顽强的意志和锐利的观察眼光。她看到女性卖身的现实，周边民众对花街的依附关系，加深了对底层社会的认识，充实了创作素材。经商之余，她坚持去上野图书馆，酝酿下一步的创作。

一八九四年五月，小店在同行业竞争中失败，一叶搬到丸山福山町，生活依然困苦。应《文学界》之约，她年底前写出了《暗夜》、《大年夜》。从一八九四年十二月起的十四个月中，一叶「奇迹

般」(和田芳惠语)地完成了《青梅竹马》、《行云》、《浊流》、《十三夜》、《岔路》等优秀作品,可以说,她一生的成就齐集于此。这些小说描写了下层女性的沦落和挣扎,主人公都是一叶的分身,满怀忧愤,发出沉默的呼喊。

一八九五年《青梅竹马》在《文学界》连载。一八九六年四月,全文重新在《文艺俱乐部》刊出。一叶声名鹊起,成为文坛焦点。这时她已进入肺结核晚期,债务缠身。同年十一月,一叶悄然辞世,享年二十四岁。

在短暂的人生中,一叶承担了三个沉重的角色——士族的女儿、一家之长、职业作家。这使她体会到男权社会中女性所受到的束缚和压抑,体会到女性孤独求生的艰辛。同时,也使她超越了性别限制,获得了闯荡人生的空间。她的青春虽然不幸摧折,却在作品中绽放出绚烂的花朵。

五

《大年夜》是一叶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。小说采用一幕两场的戏剧式结构,表现了「年关难过」的主题。主人公阿峰是一个孤儿,靠舅舅安兵卫抚养长大。女佣的地位使她站在贫富两个世界的分界线上,惶惶无依。前一场以阿峰探病为中心,描写出舅舅家凄苦的景象。阿峰因此不忍说出受虐待的遭遇,委屈自己接受了舅舅借钱的请托。后一场突出了雇主山村家收账忙年的气氛。太太的吝啬刻薄、翻云覆雨,阿峰的屈辱、偷窃后的恐惧,大少爷石之助的无赖、侠气都生动地表现出来。石之助卷走抽屉里的余款,留下一张收条,掩盖了阿峰的罪过。一个轻喜剧的结尾,讽刺了山村家的「清白」和「诚实本分」,金钱的流转似乎让人松了一口气。但是,阿峰的罪过依然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。

一叶在「菽舍」帮佣期间,曾被怀疑偷了两元钱。她把这件事情写进了小说。穷人年关的窘迫,借钱无门的羞惭,富人的贪心不足,虚伪冷酷都是一叶反复经历过的。正因为如此,《大年

X
夜》充满现实感，人物刻画栩栩如生，凸现出一叶创作的灵魂。

《大年夜》中阿峰造访的陋巷在《岔路》中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。《岔路》是一个精致的小品，只有两个人物——女裁缝阿京和伞店学徒吉三。阿京孤身一人，租住在伞店老板的背街房里。吉三是个弃儿，脾气暴躁，受人嘲骂。吉三把阿京当成姐姐，常去她家串门。一天，阿京突然说：「好运气坐着马车接我来了」。原来有人要娶她当姨太太。吉三拼命反对，却不能使阿京回心转意。

……阿京从背后抱住吉三，一边说，「真是个性子。」「那你不当小老婆了？」吉三回过头来。「倒不是我一心想去，可是已经拿定主意了。难得你一片好心，可惜没法顺着你。」阿京听了这话，眼泪汪汪地说道：「京姐，求你啦，松开你的贵手吧。」

这一结尾出神入化地写出了两人间的依恋之情和行动所造成的鸿沟。作品中阿京两次出场，暗示出前后境遇的变化。头一次写她头发草草挽起，穿着旧围裙，深夜为人赶制新衣。后一次出场是在相亲回来，身穿绸外套，潇洒入时。按照吉三的想法，阿京可以养活自己，去当姨太太是一种堕落。他对阿京的感情和他的道德洁癖同样强烈，但是他劝说阿京的理由是苍白无力的。阿京为什么要当姨太太呢？拿她自己的话说：「我已经干够了这些拆拆洗洗的活儿，当姨太太也罢，啥也罢，反正同样是无聊，我宁可穿绉绸衣裳、过舒服日子呢。」

作品设定了吉三这样一个少年，以他的批判眼光，反衬出成人世界的混沌和无奈。阿京有手艺，然而女人凭手艺吃饭并不体面，不能像男人一样获得社会的承认。女人的归宿是嫁人。嫁一个地位相同的人，辛苦更有甚之。进大户人家当夫人又不是她的出身所能企及。想过「舒服日子」恐怕只剩下当姨太太一条路。

明治时代，上层社会蓄妾十分普遍。纳妾只需男女双方同意，男方不必顾忌父母之命，女方

的地位。阿京等于拿自己的容貌作了一场赌博。一叶对阿京的选择寄托了复杂的心情，这源于她对贫穷深入骨髓的体验。她在绝境中曾忽发奇想，向一个素昧平生的占卜师借钱，对方公然要求她以作妾为交换条件，她愤而拒绝。在《岔路》中她让阿京接受了这项冒险，这也是以「茫茫海上——一叶扁舟」自拟的心情。

如果说美貌改变命运，《十三夜》则描写了一个灰姑娘神话的破灭。农历九月十三晚上，高官原田勇的妻子阿关悄然回到娘家。她丢下熟睡的孩子，决心跟丈夫离婚。得知女儿受虐待的真相，母亲谴责原田勇无情无义。但是，父亲看问题的角度不同。当他确认了离婚只是阿关个人的想法之后，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。他谆谆劝诫女儿：「夫妻双方身份地位不同，想法自然不同。」「姑爷那么懂道理，人聪明，又是学者，不会随随便便欺负人……当他的出气筒肯定不好受。可是服侍身份这么高的丈夫，跟给区公所小职员当老婆、烧火做饭档次差得大了。所以呀，哪怕他嘴上刻薄也好，脾气坏也好，做妻子就得让丈夫高兴才对。」

父亲的表态揭示了民众价值观的保守和处境的艰难。明治初期，福泽谕吉发表了著名的《劝学》，提出「上天不造人上之人，也不造人下之人」，倡导国民平等、独立自主。尽管作品中没有详细提及，仍然可以看出，原田勇是这种时代风潮中的佼佼者，不靠世袭出身，而是靠着教育背景、学识能力平步青云。原田勇声称不在意门第悬殊，迎娶了一见钟情的阿关。然而，明媒正娶不能保证爱情的长久，在原田勇这个新官僚眼里，妻子只是附属品，没受过教育成了他羞辱阿关的主要理由。阿关向父母诉说不平，她所依据的却是《女大学》的教训。她认为自己尽心服侍丈夫，对丈夫纳妾也毫无怨言，丈夫对自己的冷酷是不公平的。也就是说，阿关恪守着服从的道德，却没有得到「奴隶」的权利。

尽管如此，父亲还是强调隐忍的处世哲学。斋藤家久已沦落到城市贫民的地位，父亲却秉

承着武士时代的遗风。不过，他仰视的对象从将军、藩主变成了新官僚。按照他的逻辑，「人上人是无可非议的，哪怕是自己的女婿。能侍奉这样的大人老爷，一切忍耐都值得。另一方面，父亲考虑得很现实。他不忍心看着女儿失去孩子，失去原田夫人的身份，回到贫困的生活中。何况，阿关的弟弟还指望原田勇提携。阿关的离婚与沉重的观念、众多的现实利益捆绑在一起，她本人的人格尊严、内心感受只能无限退后了。」

阿关听从父亲忠告，在返回原田家途中，认出眼前的人力车夫是昔日暗恋的香烟店少东家。录之助在阿关面前诚惶诚恐，说出了自己因为阿关嫁入豪门而自暴自弃、沦为车夫的经历。最后两人在月光下凄然作别。

「十三夜」是江户以来阖家团圆、供月赏月的节日，明治前期被看作老派的习俗加以革除。斋藤家留恋着「十三夜」的旧梦，却不得不面对全家忍泪吞声的命运。如果说原田勇的荣达代表了明治社会光鲜的一面，斋藤家、录之助一家的境遇则显示了黯淡的一面。平民向上的愿望被无情碾碎，这正是一叶在父亲和自己身上感受到的忧闷。

《行云》的主人公桂次出身农家，早年被地主收为养子。在东京读大学期间，桂次爱上了寄宿人家的女儿阿缝。阿缝饱受继母虐待，为了家庭的平和，木头人一般隐忍度日，对桂次的求爱沉默无语。桂次被迫辍学返乡，与养父的女儿完婚。临行前，他满怀幽怨，祝福阿缝。一番诚意打动了阿缝，使她热泪涟涟，从此一心盼望桂次许诺的来信。最初桂次频频诉说衷肠，随着时光流逝，音讯渐稀，变成了一年一度的明信片。世事无常，阿缝心里却永远留下一个悲伤的影子。

《行云》取材于一叶身边的真人真事。野泽桂次的原型是野尻理作，阿缝的原型是一叶的妹妹邦子。野尻理作与一叶父母同乡，就读东京帝国大学期间，一叶的父亲曾作过保证人。义则去世后，理作常出入樋口家。据说邦子对理作产生了爱慕，理作却对一叶抱有好感。不久，理作

退学返乡，创办《甲阳新报》，向一叶索稿。一叶寄去了小说《经案》，发表在《甲阳新报》上。曾几何时，传来理作与人同居的消息。一叶姐妹惆怅不已，作歌相互安慰。

一叶不曾离开东京外出旅行，她在《行云》中历数山梨县大藤村与东京之间的关隘险阻，想着父祖栖息的土地、遥远的乡间生活。桂次因为地主养子的缘故，获得了求学的机会，体验了自由的生活。出于同样原因，他必须回到乡下，充当地主财产的「看守人」，「年轻时代的疯狂与热情」在强大的现实中消融。阿缝则只能困守家中，爱情的幻影「行云」一般逝去。小说表现了平民社会的闭塞感，吐露了年轻一代的苦闷心声。

六

《青梅竹马》和《浊流》是一叶小说中最成功、最具个性的作品。两者分别取材于主流社会以外的妓馆区、私娼街，体现了古典抒情的手法与现实主义精神的完美结合。

《青梅竹马》以「大音寺前巷」为中心舞台，描写了一群少男少女的生活。「大音寺前巷」脱胎于一叶生活过的下谷龙泉寺町，是出入吉原花街大门的必经之地。吉原花街是官方许可的妓馆区，江户直至明治、大正时代的享乐之地，上流社会的交际场所，鼎盛时期妓女达到两三千人。在二百多年历史中，吉原建立了一整套公娼制度，带来了演艺、娱乐业的繁荣，形成了江户民俗传统的一大特色。同时，人身买卖与制度化的卖淫愈演愈烈。

一叶笔下的「大音寺前巷」是一个与吉原隔「河」相望，寄生于吉原的地方。江户时代传承下来的年节赛会、花街的新闻、各家各户的生财之道使这块土地显出一种异样的生趣。

从大音寺前巷沿着铁浆沟一路转弯过去，走到吉原大门的「回头柳」路程相当远。灯光倒映在铁浆沟里，三楼的喧哗近在咫尺。人力车往来不分早晚，看得出花街的兴隆不

可估量。大音寺前巷——街名虽然有点佛家气味，可是居民都说这里是个红尘闹市。

开篇一段描写仿佛江戸时代的回忆，古风犹存。铁浆沟是环绕吉原花街四周的一条「护城河」，据说妓女们把用来染黑牙齿的铁浆倒在里面。这条沟有防火作用，也是为了防止里面的女人逃跑。作品中暗示，见证着吉原历史的铁浆沟依然见证着花街的繁荣，傍晚开市，喧哗四起，妓楼上灯火通明。但是，江戸遗风背后，妓楼的灯光已经变成了电灯光。一八八五年，《青梅竹马》发表前十年，白炽灯开始进入娱乐场所，富有之家，吉原花街的璀璨灯光成为新宠。与电灯光相对应，小说中多次写到川流不息的人力车。人力车诞生于明治初年，是日本人参照西方的马车发明的，随后迅速普及。当初都是铁轮木车，明治末期才出现了橡胶轮胎。一叶搬到下谷龙泉寺町时，曾在日记中写道：「轰然的车声和交错的灯光难以形容。」这一印象构成了《青梅竹马》的底色，铁浆沟、电灯光、人力车意味深长地点染出明治东京的过去与现在。

从「大音寺前巷」望去，吉原花街是一个虚虚实实的「神话」。人们每天谈论着「发迹」的话题，主角清一色都是女人，男人不过是「垃圾堆里出没的黑斑狗的尾巴，毫无用处」。美登利的姐姐就是一个「发迹」的明证，给老板带来滚滚财源的金字招牌。沾她的光，花街外面的美登利好不神气，在孩子群中当上了「女王」。这里，主流价值观发生了颠倒，俨然一个女尊男卑的世界。但是，长吉寻衅打架的情节中，他用一只肮脏的草鞋打中了美登利的额角，嘴里骂着：「臭婊子，跟在你姐后面接班的叫花子。」至此，被颠倒的世界重新翻转过来，透露出美登利命运的不祥消息。

「大音寺前巷」双重价值体系的矛盾还表现在信如的家庭中。信如的父亲贵为龙华寺方丈，却整天忙着副业赚钱，食荤啖膻，让自己的老婆在赛会上摆摊，甚至借着吉原的人气开店，让女儿坐台。但是，信如不能忍受父亲极度世俗化的贪欲，他对父亲无视清规戒律的行为感到羞愧，